

經部

春秋經解卷十

宋 孫覺 撰

襄公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仲孫蔑會晉欒黶宋華元衛甯殖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圍宋彭城

彭城宋邑魚石始封之地也成十八年楚子伐宋始取彭城以居魚石於是諸侯之大夫討魚石之叛而

圍彭城爲楚取之則非宋有也然經書之猶曰宋彭城爲蓋春秋之義治不正者必以正也蒯聵出奔七年於外矣衛侯元卒而輒已立爲君於蒯聵之納也必曰世子蒯聵若曰是乃世子也輒安得立而爲君乎彭城已入於楚而以之居魚石也於其圍之必曰宋彭城若曰彭城乃宋邑魚石安得受之於楚乎惟其取之不正是以正之曰宋彭城也三傳之説雖小有異同然大抵皆同爾

二月春王正月葬簡王

襄公即位未嘗朝周於是因天王之崩往會葬而且朝之也不曰公如京師常事不書

晉師宋師衛甯殖侵鄭

晉宋稱師將卑師衆也甯殖稱名將尊師少也穀梁曰稱於前事也蓋以謂鄭嘗秉喪以侵衛衛又秉喪以報之也若是則春秋乃教人以怨報怨也失之矣

冬仲孫蔑會晉荀罃齊崔杼宋華元衛孫林父曹人邾

人滕人薛人小邾人于戚遂城虎牢

虎牢鄭拒楚之邑而僻險之地也諸侯患楚之侵陵中國於是使其大夫會而城之虎牢鄭地經不係之鄭者蓋諸侯將以安中國推公心與天下共之非一己之私但曰城虎牢明非私取而有之也梁山崩不係之晉其異係之天下也虎牢之城不係之鄭其義係於中國也左氏以為城虎牢鄭人乃行成蓋曰晉將服鄭故城虎牢以偪之爾若然則是晉一國之私

也晉私取虎牢而城之春秋何善而不言鄭乎此非也公羊曰爲中國諱伐喪也諸侯伐喪取邑蓋大惡也春秋何爲諱之乎穀梁曰内鄭也按諸侯城虎牢以拒楚爾何内鄭乎

三年春楚公子嬰齊帥師伐吳公如晉夏四月壬戌公及晉侯盟于長樗公至自晉六月公會單子晉侯宋公衛侯鄭伯莒子邾子齊世子光己未同盟於鷄澤陳侯使袁僑如會戊寅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及陳袁僑盟

雞澤之盟諸侯為會而陳侯使袁僑往爲諸侯卑之不與盟戊寅之日使大夫盟之再言及者所以别内臣與諸侯之大夫爾穀梁以為大夫執國權按經意乃是諸侯不與袁僑盟故使大夫大夫安得專權哉

五年春公至自晉夏鄭伯使公子發來聘叔孫豹鄫世子巫如晉

鄫世子巫自以見偪於莒於是求與魯大夫如晉以結晉援也秋會於戚而明年莒人滅鄫則是晉失伯

主之道而魯大夫之往為無益矣鄫世子巫得書如
者以我大夫偕也左氏謂之比魯大夫蓋失之矣
公會晉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
伯齊世子光吳人鄫人於戚
春秋於吳皆外之不以中國數也侵伐圍入則曰吳
盟會則曰會吳未嘗曰吳人吳子也戚之會特書吳
人非進之蓋春秋於吳之與會其君行事則與中國
諸侯序而處其上春秋不與為諸侯皆在而吳之夫

夫序其下則不嫌敵我諸侯故不待殊會而義已明矣公羊以謂吳鄫人云則不辭蓋不得其義也

冬戍陳

戚之會陳始去楚而從中國又懼楚之見討於是求諸侯戍之戍陳者蓋諸侯也不曰諸侯者諸侯歸國而後遣戍但見我戍之往不得以諸侯言之也

六年春王三月壬午杞伯姑容卒夏宋華弱來奔秋葬杞威公滕子來朝莒人滅鄫

公羊於鄫世子巫如晉發傳曰莒女有鄫夫人者欲立其出穀梁於此又曰立異姓以莅祭祀然則鄫嘗立異姓為後也立異姓為後而經遂書滅不惟於義不明亦何以為後訓乎此蓋莒人因鄫不順立異姓之君而滅之爾非謂異姓為君而遂書滅也公穀皆得其一偏爾

七年春郯子來朝夏四月三卜郊不從乃免牲小邾子來朝城費秋季孫宿如衛八月螽冬十月衛侯使孫林

父來聘壬戌及孫林父盟楚公子貞帥師圍陳十有二月公會晉侯宋公陳侯衛侯曹伯莒子邾子于鄬鄭伯髠頑如會未見諸侯丙戌卒於鄵

鄭伯自城虎牢之後去楚而從中國三年遂同諸侯盟於雞澤五年使大夫來聘又會諸侯於戚又會諸侯救陳數年之間未嘗有從楚之迹至是諸侯會於鄬而鄭伯如會卒於鄵春秋之義不生名鄭伯如會而書名者為其如會未見諸侯而卒春秋省文不可

再言鄭伯故一書之於如會之上三傳不知春秋省文之義但見鄭伯書名於如會之上遂以為鄭之諸臣欲從楚而鄭伯不欲弒而卒春秋不與中國之君見弒於從蠻之大夫故不言弒也若如其說則是鄭之大夫無從中國之意而獨鄭伯欲之則數年之前鄭伯合諸侯而背楚其大夫何故從之至是而始弒之也實見弒爲春秋皆不沒其事以傳信何獨鄭伯而不然乎三傳皆誤矣

陳侯逃歸

首止之會齊威始攘荆楚帥諸侯會王世子以尊周室安天下而鄭伯附楚逃歸不盟春秋書之曰鄭伯逃歸不盟其叛中國從夷狄行如匹夫也不盟者可以盟而不盟也鄬之會晉悼公合諸侯以背彊楚亦有安中國攘夷狄之心而陳侯附楚逃歸春秋書之曰陳侯逃歸爾不曰不會也盖陳侯雖為匹夫之賊行而晉悼亦非天下之盟主不曰不會者可賤者逃

歸爾會不會不與也齊戚之盟可以盟也鄭伯不盟則有罪矣晉悼之會可以會可以不會陳侯不會亦無譏也然則齊戚晉悼之優劣可以陳鄭之君見之也

八年春王正月公如晉夏葬鄭僖公

三傳之説皆以髡頑為見弒者春秋之義賊不討不書葬而髡頑之葬未嘗討賊也盖鄭伯正卒故書葬爾公羊曰為中國諱此乃自相符會之説不可據

鄭人侵蔡獲蔡公子燮

鄭微者不聲其罪以侵蔡蔡公子燮禦爲獲之也春秋大夫見獲必曰敗公子燮未甞戰故不書戰穀梁曰公子病矣公子燮禦寇而見獲其惡可知不待書人書侵而後爲之病也

季孫宿會晉侯鄭伯齊人宋人衞人邾人於邢丘

公如晉未反而大夫會晉侯不與公會而會季孫宿君在而專會經書之所以見公之不君宿之不臣而

晉侯無伯主之義穀梁謂譏魯之失正盖猶未及晉侯也

九年春宋災

春秋假魯史以載王道者也其於天下之事有特書之者齊晉宋鄭數大國而已舉近可以明逺言大可以知小也故災異之書者齊晉宋鄭為皇極之道不行而悖理反常者衆盖不可勝書書數太國者可以類推也作傳者不知此意以為宋王者之後或曰故

宋也是其誤歟春秋之義常事不書反常則書故其書災異可知也二百四十二年之久書災者十有二未嘗有曰火則人為之也為之者又悉書之春秋豈勝紀哉不知其來告者書之所以戒人君之深使之反身以思其變也人為之者書之則將曰法令之嚴而防虞之至則無之矣何以為戒乎左氏公羊不知此意成周宣榭則曰人火之也宋災則曰小者火何其妄歟不知孔子深悼皇極之廢而災異則書爾

冬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世子光伐鄭十有二月己亥同盟于戲楚子伐鄭

諸侯伐鄭而遂盟鄭亦與也楚亦伐之討其叛楚而從中國也然則鄭嘗與矣於經序諸侯而書同盟不曰及鄭伯盟者蓋諸侯之舉所以服鄭鄭服不久而又復從楚故明年楚鄭伐宋而諸侯討之也戲之盟雖嘗盟鄭伯而鄭輒叛去不書之猶曰鄭未嘗服也

晉侯會天下之兵從役者一十二國以討鄭之叛而服未逾時輒更從楚非晉侯之德望不素著威令不素行何至是乎葢有不討而服從者矣未有討之服而又叛者不曰及鄭盟爲若鄭之未甞服從云爾穀梁曰善得鄭葢失之矣

十年春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世子光會吳于柤夏五月甲午遂滅偪陽

柤之會晉實主之會吴而還遂滅偪陽之國也滅偪陽者晉爾然經以諸侯同滅爲文蓋晉爲盟主以號令諸侯因諸侯從之遂以諸侯之師滅人之國若晉者所謂因諸侯而爲利名恤災患而實自封殖者也若晉滅人之國其罪甚明而易見諸侯從之滅國則情或可矜聖人以諸侯共滅爲文深罪隨從之者則爲之唱而受其利者不待貶絶而其罪已重矣穀梁曰不以中國從夷狄蓋曰吴滅之也此當以左氏爲

定

冬盜殺鄭公子騑公子發公孫輒

春秋國君大夫有見殺而稱盜者不知何人但見其殺之故曰盜也為大夫而見殺於盜則其所以在人上者可知也盜殺其君則其臣與有罪盜殺其臣則其君與有罪矣穀梁曰惡上是也但為盜殺之者不可曰其君其大夫不知其殺者何也惡上之說猶未盡矣

戍鄭虎牢

虎牢鄭邑也晉楚爭鄭久矣二年晉始帥諸侯城虎牢而拒楚數年之間楚不敢加兵於鄭而鄭為中國矣八年楚師伐鄭鄭從楚九年諸侯伐鄭鄭從諸侯而楚又伐之鄭又從楚大夫帥師以伐宋於是晉侯大會諸侯而分兵戍之書曰戍鄭虎牢蓋天下諸侯用兵騷然不安其國於茲十年矣本其所起自晉楚之爭鄭也鄭卒附於晉而楚之為患亦已淺矣春秋

原其心而書之二年則曰城虎牢於是則曰戍鄭虎牢虎牢一邑也或係之國或不係之不係之者以明諸侯無私虎牢之心雖取鄭邑而城之乃所以圖安天下也係之國者以明晉楚爭鄭之久而晉卒得鄭自虎牢之戍也於其始也晉侯推公心拒楚以安中國帥諸侯以城虎牢其心將以安天下也於其後也分諸侯之師取虎牢而戍之其心將以求鄭也晉侯拒楚以安中國雖取鄭邑而城之其心無私爲則以

虎牢同於天下而不係之國及其分諸侯之師遠戍虎牢而私鄭以從己則曰戍鄭虎牢虎牢之邑或係之國或不係之者公與私之所在也然則從天下之諸侯以取佗國之邑而城之迹雖不善而其心至公則雖鄭而不謂之鄭也控制強楚以安天下而中國諸侯恃之以無侵陵之恐者數十餘年迹雖甚善其心私鄭以從己則利雖及於天下而戍必曰鄭也左氏曰戍鄭虎牢非鄭地也言將歸焉案二年經不書

鄭明非私取也於是戍之實爲鄭而戍也安得曰非鄭地乎公羊曰諸侯莫敢主有故反係之鄭按春秋一字爲褒貶安得爲諸侯不有之而曰鄭乎不幸其後無戍虎牢之事則諸侯之意將安見之耶穀梁曰決鄭乎虎牢也按鄭自是之後會於蕭魚而遂從中國無附楚之迹春秋何用決絶之乎

十有一年春王正月作三軍

周禮萬二千五百人爲軍天子六軍大國三軍次國

二軍小國一軍魯侯次國也而作三軍益三感之族欲弱公室而彊私家不量其力之可否而頓作一軍春秋以其亂王制竭生民之力罪之書曰作三軍也穀梁以為諸侯一軍作三軍非正案五等之爵當有降殺諸侯之國當有小大安得皆一軍乎公羊之義亦未盡其善

秋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世子光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會于蕭魚

晉侯爭鄭之迹見於經多矣楚夷狄也春秋不責之晉為中國春秋未嘗有與辭戲之盟鄭實與之然經書伐鄭而同盟未嘗曰會鄭伯盟也亳城北之盟鄭不與也然經書伐鄭而同盟亦未嘗見鄭不與也蕭魚之會鄭始去楚而從晉諸侯自是少休矣然經書伐鄭而會亦未嘗曰會鄭伯也戲之盟可以知鄭伯之與者已盟而楚人伐鄭也亳城北之盟可以知鄭之不與者已盟而楚鄭伐宋也蕭魚之會可以知鄭

伯從者已會而楚人報鄭行人良霄也然經書其事皆無異文爲盖聖人之意以楚為夷狄而晉為中國夷狄不責之則為中國者當任其責也以區區之鄭介於晉楚之間從楚則晉怒從晉則楚伐晉侯而有志中國將以攘夷狄休諸侯之兵宜明中國之義扶持王室以號令諸侯息民隷兵而諸夏有餘力也然後南征北伐以一天下則楚雖夷狄何敢不畏鄭雖近楚何敢不從晉侯不明其義而力驅諸侯之師以

與楚鬬而爭鄭鄭未可得而中國空虛諸侯疲弊矣春秋罪之鄭雖來盟不曰盟也鄭雖來會不曰會也若曰晉之威德何如而能使鄭去楚而從之會盟乎猶之未服云爾書曰會於蕭魚楚人執鄭行人良霄鄭自是不復附楚而一從於晉矣然而經無服鄭之文若曰鄭何為服晉乎以楚執其行人絶之也楚自絶鄭鄭無所從而從晉爾非晉能得鄭於楚也

公至自會

春秋書至者或以前事或以後事蓋皆擇其重者吿之伐鄭從晉同盟則至以伐會而得鄭重於徒伐則至以會蓋其重者也穀梁之説亦言其粗

楚人執鄭行人良霄

春秋之大夫見執或稱行人或不稱行人以行人之事執者稱行人不以行人之事執者不稱行人穀梁曰行人者挈國之辭言其挈國命以行者也凡為行人者皆挈國命其見執者或不稱何也

十有二年春王三月莒人伐我東鄙圍台季孫宿帥師救台遂入鄆

台者邑也莒人伐我遂圍之季孫宿救之又入莒之邑鄆也經一書之所以見不能使寇之不來而又侵傷無已也公穀皆曰伐不言圍春秋圍伐兼舉之所以見其重傷也又曰公不得為政惡季孫宿襄公之時祿去公室久矣何獨於此始惡之乎

十有三年春公至自晉夏取邿

郚本魯邑久陷於邾而今取之不係之邾本我邑也

公羊之説非

十有五年春宋公使向戌來聘二月己亥及向戌盟於

劉劉夏逆王后於齊

天子無親逆之禮逆后則使三公春秋書逆后者二

祭公得行禮而又書之者譏遂事也劉夏之逆則以

非三公譏之春秋二百四十二年周王十二而逆后

者惟二足知非禮則書也

夏齊侯伐我北鄙圍成公救成至遇

齊圍成而公救之至遇而不進於經可以言次也然而但曰至遇而不曰次蓋春秋之言次皆譏言次則公有罪矣公以齊侯之伐往救之量其力不能當齊又圍成之急不可以不救於是至遇爲然襄公不能修其道而使敵不來又不能親睦隣好以解寇讎之難成見圍而始至於遇蓋有罪也春秋不責人以所不能原襄公之情失之於前故不加於後也書救成

至遇以見其不敢抗彊齊而自取危亡也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葬晉悼公三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溴梁戊寅大夫盟

溴梁之盟諸侯皆在而大夫行事不曰某及諸侯之大夫盟而但曰大夫者聖人於此見天下之諸侯祿去公室而政在大夫也論語曰天下有道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天下無道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自諸侯出蓋

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執國命
三世希不失矣天下有道則政不在大夫孔子所謂
十世則隱威之時所謂五世則宣成之時也春秋始
於隱威天下之禮樂征伐出於諸侯而王道絶矣宣
成以前諸侯之大夫尚多稱人宣成以後魯宋齊晉
蔡衛陳鄭八國之大夫會盟侵伐名氏悉書無復稱
人者於時六卿專晉三威擅魯齊之政出於崔高衛
之政歸於孫甯天下諸侯之國政無不在大夫者孔

子傷之至於隱威而春秋作隱威至於襄昭凡十世矣天下諸侯不得為政於其國而大夫之名氏悉見於春秋孔子之意如此其明又患夫後之人莫能知戒因溴梁之會而大夫盟爲列序諸侯而書曰大夫盟以一見之孔子之意如何也求子之事父者莫若先身以孝求臣之事君者莫若先身以忠爲諸侯而擅征伐以上無天王則其大夫效之擅盟會而上無其君矣孔子曰自諸侯出盖十世希不失矣然

則諸侯之失政自襄昭之時也三傳之說皆通

晉人執莒子邾子以歸

僖二十一年諸侯會楚而楚執宋公經不再言楚人執之所以罪諸侯從盟主以會楚子楚執其盟主而諸侯不討若諸侯者共執之爾晉侯會諸侯於溴梁將以號令而安之會而執二國之君春秋罪之故曰晉人也楚夷也晉中國也夷則不責中國則責之有知無知異也

十有八年春白狄來

春秋外裔之來魯者但書曰來不曰朝也介葛盧白狄是也蓋外裔者春秋外之欲其不來雖來爲春秋不以爲榮也春秋書白狄來與鸜鵒來巢一例若曰非所宜來而來也左氏曰白狄始來假令常來固亦書來爾何論始來乎

十有九年春王正月諸侯盟于祝柯

諸侯已圍齊而爲祝柯之盟不序諸侯者前目後凡

也

取邾田自漷水

自漷水者邾田多魯不盡取之其取之者自漷水爾襄公新與邾盟反國未幾而遂取其田春秋一切書之公之惡可知矣

秋七月辛夘齊侯環卒晉士匄帥師侵齊至穀聞齊侯卒乃還

士匄之事二傳論之備矣然皆不明孔子所以書還

之意春秋之義復者事未畢還者事畢士匄侵齊兵無所加而反春秋遂以事畢之辭書之盖士匄所為受命於君而侵齊者齊靈公也靈公已卒太子光即位未嘗得罪於晉士匄秉而侵之則有罪者已卒而無罪者見侵也士匄之義不幸其喪以侵無罪之人聞其所為致侵者已卒而於是乎反春秋以為得事畢之義故曰還也穀梁以士匄善不稱君故以事未畢之辭加之不知士匄受命得其宜故曰還爾若士

句者盖不能諫正其君以不侵齊為有罪爾如墠帷歸命而君不見從又將奈何穀梁所謂蓋責士句之已然不能責士句之未然也

二十年春王正月辛卯仲孫速會莒人盟于向夏六月庚申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盟於澶淵秋公至自會仲孫速帥師伐邾蔡殺其大夫公子燮蔡公子履出奔楚陳侯之弟黄出奔楚

陳侯以諸侯之尊一國之廣不能容其弟而至於出奔春秋罪之特書曰弟黄出奔言其不能相容也穀梁曰親而奔之蓋其意也

二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公如晉邾庶其以漆閭丘來奔邾小國其大夫未甞見經而庶其得書者以其以邑來奔不書其名則不知其誰也春秋小國大夫奔叛類皆書名左氏公羊以為重地槩魯受叛人其罪大矣何謂重地而名之乎

二十有三年春王二月癸酉朔日有食之三月己巳杞伯匄卒夏邾畀我來奔葬杞孝公陳殺其大夫慶虎及慶寅

春秋殺大夫有言及者皆累之也二慶之迹見於左氏以為不義而見殺考經之所書乃是慶虎累慶寅若如左氏之說則經何以得言及乎此當據經為定也穀梁曰慶寅累是也

晉欒盈復入于晉入于曲沃

春秋復入之例惟二爾欒盈魚石是也魚石復入於彭城則魚石嘗受封於宋既叛宋出奔楚楚復取彭城以居之故曰復入也欒盈亦嘗受封於曲沃既叛晉出奔楚於是復入曲沃以為亂魚石奔楚復入彭城以其嘗受封爲曰復入可也欒盈奔楚復入於晉晉非欒盈所封然曰復入者見其先入晉而後入曲沃也入於晉志在曲沃欲復入其嘗受封於晉者實再入爲故曰復入於晉入於曲沃也公羊曰欒盈將

入晉晉人不納由乎曲沃而入也公羊之說正倒錯爾欒盈實先入晉後入曲沃故經如此為文也若由曲沃而入晉則經當書欒盈復入於曲沃入於晉也

八月叔孫豹帥師救晉次于雍榆

春秋書救書次者二僖元年聶北之次先次後救罪齊威挾諸侯之師力能救邢而不救也徒次聶北曰救邢馬齊晉皆諸侯之彊者齊伐晉魯任救之不救則懼晉之討任救則畏齊之彊大夫帥師救之而次

爲聶北之次先次後救可救而不救則罪重矣雍榆之次先救後次欲救而力不能有罪而猶輕爾春秋之義次皆有罪於次之中有足矜者雍榆之次是也三傳之說皆不得其義

冬十月晉人殺欒盈

欒盈出奔而入以邑叛晉人殺之不言大夫以欒盈見絶已久雖甞爲大夫不得以大夫言也左氏曰言自外也若自外入而復爲大夫則亦曰大夫穀梁曰

曰惡之不有也若實爲大夫何爲謂之惡而不稱之

乎公羊曰非大夫得之矣

齊侯襲莒

春秋之義掩其不備曰襲莒小國齊諸侯之彊而世

爲盟主以彊攻弱又掩其不備焉書曰齊侯襲莒蓋

侵伐之中罪之尤者也

二十有五年春齊崔杼帥師伐我北鄙夏五月乙亥齊

崔杼弑其君光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

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夷儀六月壬子鄭公孫舍之帥師入陳秋八月己巳諸侯同盟於重丘公至自會

衛侯入于夷儀

夷儀邢邑也衛既滅邢夷儀於是入衛衛侯十四年出奔齊至是始入其國之邑春秋反國而入其邑者惟二鄭伯突入於櫟衛侯入於夷儀是也突則書名而衛侯不名者鄭突簒其兄忽之位入邑則名衛侯本正當立而見逐於權臣雖未反國而夷儀本其所

有比之鄭突則正故不名也然而皆書入見其以兵而後入其入之也難公羊以謂不言入于衛諼君以弒也案衛侯實未入衛故言夷儀爾若實入其國何為不書入衛乎

十有二月吳子遏伐楚門于巢卒

春秋諸侯不生名生名者皆有罪當絕者也鄭伯髡頑吳子遏皆書名於行事之上而後書其卒三傳苟見其文有異於常故推而言之以髡頑之卒為見殺

遏之卒爲巢人所傷若實如此當有異文經不書之而正言其卒何以爲别乎兕頑之事則然矣如吴子遏者蓋其行將以伐楚而道行過巢巢爲楚之與國於是攻巢之門方攻而卒故曰門於巢卒也若吴子實爲巢人傷之死則經書之足以爲戒見其輕身以侵伐而取死焉春秋惟魯事有臣子之辭弑殺皆不正言之於諸侯又何擇焉三傳之説皆非

二十有六年春王二月辛卯衛甯喜弑其君剽

剽以十四年甯殖逐其君衎而立之至是十年矣殖之於喜謀將納衎於是又弒剽也剽之立不正而甯殖實立之爲君以甯氏立則甯氏不得不君剽矣剽雖不正於王法當誅甯氏立之甯氏殺之不得不書曰殺其君也左氏穀梁之說皆是

衛孫林父入于戚以叛

衛侯衎之奔本甯氏孫氏逐之於是甯喜弒剽將以逆衎而君之林父不安其國故以戚叛入於晉也

甲午衛侯衎復于衛

衎嘗有其國見逐而出奔於是剽已弑而甯喜自内迎之其歸無難而位又復也故曰復歸辛卯甲午相去四日剽弑而衎歸不容甯喜之弑衎不聞也然經之所書惟曰喜弑而衎不與焉蓋甯氏立剽而又弑之當坐弑君之罪衎以出奔而求反其國雖與聞焉蓋未嘗以之為君而位又其嘗所有者故但曰復歸也

公穀之說皆誤

晉人執衛甯喜

甯喜弑君之賊晉人執之宜矣然猶不以伯討之辭許之而曰晉人蓋甯喜雖有罪者而晉侯受林父之譖而執之執而不殺又不歸之京師若晉者非討弑賊者也乃徒以私譖執之爾書曰晉人執衛甯喜與宋執祭仲齊執陳袁濤塗何以異哉公羊曰不以其罪執之此說是也

二十有七年春齊侯使慶封來聘夏叔孫豹會晉趙武

楚屈建蔡公孫歸生衛石惡陳孔奐鄭良霄許人曹人于宋衛殺其大夫甯喜

甯喜弑賊也弑剽而歸衎衛侯衎得喜之迎已反國復用之為大夫未嘗奪其位喜既見執而歸衛侯乃以其私殺之喜雖有罪然衛侯殺之不以其罪故書曰殺其大夫也晉里克弑奚齊卓子而立夷吾夷吾殺之亦曰殺其大夫也晉侯夷吾衛侯衎之殺大夫皆以其私而不以其罪春秋以其事同故書之亦相

類也穀梁曰惡獻公意亦通爾

衛侯之弟鱄出奔晉

鱄之迹見於三傳皆以鱄與甯喜合謀弑剽以納其兄喜既被誅鱄以其言不信負喜於是出奔然則鱄與喜皆弑君者春秋不罪鱄而罪衛侯蓋以鱄之意在立其兄衎即以衛之廣而不能容鱄至於出奔也書曰衛侯之弟鱄所以深罪衛侯兄弟不相容爾鱄惡雖無所見然其至於出奔則亦不待貶絶而可見

也穀梁以鱄之去合乎春秋不知春秋無與鱄之辭者蓋春秋與鱄則是篡弑者可奬而背叛者可進也何休非之當矣

秋七月辛巳豹及諸侯之大夫盟于宋

春秋之法前目後凡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盟於宋再言豹者内則詳也公羊以謂殆諸侯殊失之矣穀梁以溴梁之會比之亦非也溴梁之會聖人欲一見大夫專政之惡不可為例也

二十有九年春王正月公在楚

公在外而經歲者多矣春秋未嘗書曰公在某也惟襄公之在楚昭公之在乾侯每於一歲之首必書之盖襄公如楚爲楚所制不得歸國以行朝正之禮聖人以襄公告廟之廢者見制於楚也故書曰公在楚昭公見逐於季氏出居乾侯不得告廟而行朝正之禮聖人以昭公之廢禮者見逐於季氏也襄公之得罪於楚昭公之見逐於臣皆有罪矣然責其朝正之

不廢則其所必不能者春秋之義不責人以所不能

然則它公之無事而久留於外遂廢朝正之禮者春秋所深罪也三傳之說穀梁得之

吳子使札來聘

春秋之於夷狄書之有漸爲非進之夷狄益進則中國益衰矣楚子使椒來聘書爵書名非進楚也所以見楚之盛也吳子使札來聘書爵書名非進吳也所以見吳之盛也楚始聘魯書曰荆人吳始聘魯遂稱

吳子春秋非厚吳而薄楚也荆初來聘中國猶有可為者早攘却之楚將不至於盛而中國將不至於衰也至其通好之久盟會侵伐同於諸侯則中國與之等矣故書曰楚子使椒來聘所以一楚於中國也吳初來聘而遂稱子言其一來而遂同中國也公穀皆以季子賢而來聘故吳得稱子按季子雖賢者而吳實夷狄安得以一季子之賢而遽亂其例哉此皆不得其義而過為之說爾

三十年春王正月楚子使薳罷來聘夏四月蔡世子般弑其君固五月甲午宋災宋伯姬卒

伯姬之行盖婦人之伯夷也方春秋之際人倫大亂而婦德掃地矣伯姬立淫亂無禮之世而為高潔難行之行寧殺其身於火以死不茍其生於有過之地雖其身不幸於一時而萬世無禮不潔之人小聞其風則知所愧矣孔子賢之於納幣致女歸媵卒葬雖法所當略者一切書之所以樂道人之善而使不潔

之人懼也左氏陸淳之徒不能深達孔子之意而妄為之說曰共姬女而不婦夫以伯夷之賢不見稱於孔子則亦西山之餓夫共姬之行不見列於春秋則亦小國之愚婦爾為伯夷共姬又何恨哉亦信其志而已矣

鄭良霄出奔許自許入于鄭鄭人殺良霄

良霄出奔嘗絕其大夫之位於其入也又自許為見絕於國而籍許以入其非大夫亦明矣故其殺之但

曰良霄言非大夫也穀梁曰惡之非也

晉人齊人宋人衛人鄭人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會于澶淵宋災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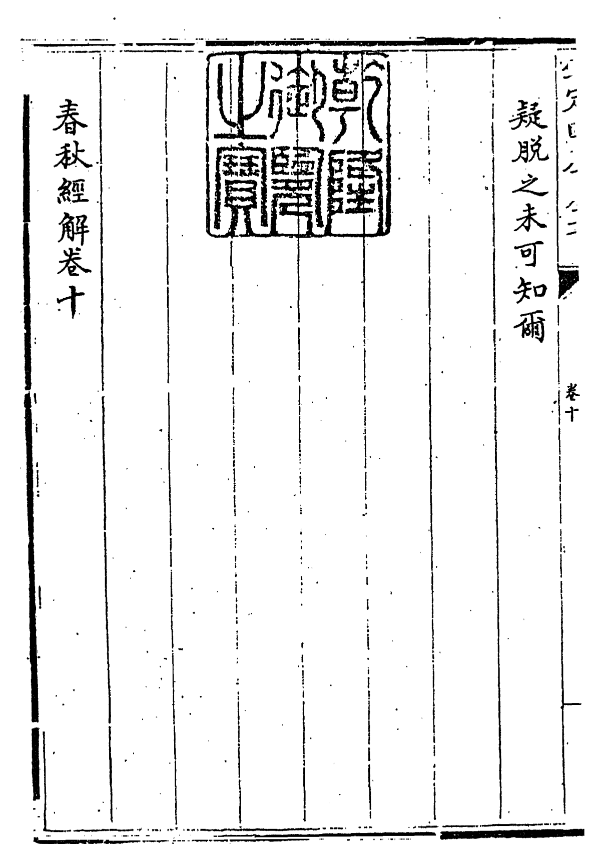
春秋凡盟會皆不係事以為皆有罪矣於罪之中有甚大而當誅者則係事以甚之威二年會於稷以成宋亂是也等為會於會之中有甚善而可嘉者則係事以明之會於澶淵宋災故是也罪莫大於弒君弒兄惡莫大於成人之亂威公内弒其兄篡其位外成

人之亂以縱罪人而立君春秋甚之特書曰成宋亂救患分災同其有無諸侯之義而人倫之常也春秋之時則無是矣宋災而諸侯大夫為會以救之春秋嘉之特書之曰宋災故然則春秋常事不書書之必有意也澶淵之會十有二國不容皆使微者然而書之皆曰人為蓋聖人之意以謂憂患之來何可豫知也憂人之憂人亦憂其憂矣春秋諸侯以幸災而相攻伐為事未有憂人之憂者於是會而憂宋災合

救邮之義而人人所欲者故書曰人明人人之所欲也與和平書人者義相類爾公羊以為貶穀梁以為救災以衆皆不得其義

三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夏六月辛巳公薨于臺宫秋九月癸巳子野卒

春秋未逾年之君書卒者三子赤子般以弑不地子野之卒又不書地穀梁以日月為例以日為正然又不可通於春秋衆弑之君趙子以子野卒為有地而



疑脱之未可知爾

春秋經解卷十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春秋經解卷十一至十三

詳校官給事中臣戴璐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程嘉謨

校對官中書臣陸湘

謄録監生臣胡灝

春秋經解卷十一

宋 孫覺 撰

昭公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公子圍齊國弱宋向戌衛齊惡陳公子招蔡公孫歸生鄭罕虎許人曹人于虢三月取鄆

鄆我邑也久陷於外而今取得之故曰取鄆而不係

之國也定十年書曰齊人歸鄆讙龜陰田葢近鄆者似取之齊爾左氏以為莒邑亦未知所據也公羊以為不聽而取之若如此說則經當先書其不聽之迹而後言邑也

秋莒去疾自齊入于莒莒展輿出奔吴

春秋未逾年君出奔者三篡未逾年而歸入亦三突歸于鄭鄭忽出奔衛曹羈出奔陳赤歸于曹莒去疾自齊入于莒莒展輿出奔吴是也莒子密州見弑於

去年展輿之立亦逾年矣於經可以書爵也然而不書爵者春秋以其不正而奪之也曹羈莒展輿皆即位而逾年者其爵皆不書之以其不正同也

二年春晉侯使韓起來聘夏叔弓如晉秋鄭殺其大夫公孫黑冬公如晉至河乃復

公如晉朝而晉不納公一至河乃復以公之自復為文者臣子之心不欲其君見拒於人而公自復也昭公四如晉四至河而復二十三年冬至河乃復書曰

有疾焉公雖不見納於晉然有疾而復猶可以殺耻爾穀梁曰著有疾也按經文乃是公自復爾何言有疾乎實有疾經當書之安知其有疾也

季孫宿如晉

公如晉不見納而季孫宿往而輒納之經書曰公如晉至河乃復季孫宿如晉所以見君不君臣不臣而晉無道也

四年春王正月大雨雹夏楚子蔡侯陳侯鄭伯許男徐

子滕子頓子胡子沈子小邾子宋世子佐淮夷會于申

楚人執徐子

孟之會楚子執宋公則經以諸侯共執為文申之會楚人執徐子而經斥言之者孟之會主盟者宋公諸侯會盟者以宋公也諸侯隨宋公以盟而楚子執其盟主諸侯不能討反隨從之則諸侯有罪矣故以諸侯共執為文申之會盟主者楚子諸侯隨楚子以盟而盟主執諸侯焉諸侯無所加罪則曰楚人執徐子

盂申之會非聖人偏有彼此所以歸罪者異也春秋之法殊會外裔會于柤會于向是也淮夷會申而不殊會之者葢殊會之法施於中國會外裔也晉中國吳南蠻也于柤于向是以殊之楚南蠻淮夷亦南蠻也以南蠻會南蠻又何殊乎然則中國諸侯皆在行楚子主會以會其類則中國之衰如何也

秋七月楚子蔡侯陳侯許男頓子胡子沈子淮夷伐吳執齊慶封殺之

春秋之法弑君之賊人人皆得討之慶封崔杼之黨已弑其君而奔吳諸侯伐吳執慶封殺之得討賊之義可以言人也然而叙諸侯而不書所以殺之者明諸侯共殺之也弑君之賊一人殺之則曰某人若齊人殺無知蔡人殺陳佗也諸侯之共殺者八國不嫌殺者衆也故不曰某人而以共殺為文也申之會執徐子則斥言楚人以其主會而執諸侯賤之也殺齊慶封則若諸侯然弑君之賊衆殺之也穀梁曰慶封

弑君而不以弑君之罪罪之按經以諸侯共殺為文何謂不以弑君之罪罪之乎

九月取鄟

孔子曰興滅國繼絶世舉逸民天下之民歸心焉鄟為莒人滅之乆矣魯以為非義而取之則求鄟後而立之可也乃取鄟以自私焉書曰取鄟以為鄟之滅見取於魯也不繫之莒者本非莒地也不書滅者莒先滅之也左氏曰不用師徒曰取魯不加兵於莒何

以能得鄫乎公羊曰内大惡諱也項亦書滅何以不諱乎

五年春王正月舍中軍

魯次國制軍二軍而襄十一年頻作一軍至是二十餘年民不勝其斃於是舍其中軍作三軍非禮當書舍中軍又書之葢其罪擅興作勞民民不勝其勞則又舍之始謀之不詳則終處之無法作三軍非禮雖舍之未得為正也公榖曰復正復古葢不若勿作而

勿舍之為善也

七年春王正月暨齊平

是時晉楚彊大侵伐諸侯以求服從者無虛歲焉魯畏晉楚之彊而交驩二國故事齊之迹罕見於經於是齊求魯平魯不得已從之平焉書曰暨者言魯方畏晉楚之彊而事之不暇其與齊平者蓋暨暨然不得已爾不書其暨之與齊之主名者和平之事上下皆欲之不主於一人也左氏以為暨齊平者燕一也

按去年齊侯伐燕左氏見其間無異事故云爾不知外國平書宋人及楚人平是也又襄二十四年我侵齊二十五年齊侯伐我北鄙齊魯之好遂絶至是平之後叔孫婼如齊莅盟足知齊魯為此平也

八年春陳侯之弟招殺陳世子偃師

招之見於經者皆曰公子未嘗曰陳侯之弟也於是殺陳世子稱曰弟者所以親之而見其惡也穀梁之說得之

楚人執陳行人于徵師殺之

是時陳有公子招之亂于徵師如楚告之楚不能討公子招而殺其行人是冬楚師滅陳而放公子招于越足明楚子之失刑也經書執陳行人于徵師殺之則以其殺行人之罪也于徵師以楚為其與國而告之以亂反執而殺之楚子之無道如何也

秋蒐于紅

春秋書蒐者五皆曰大蒐未當有曰蒐者於是蒐于

紅獨不言大蒐蒐田之禮止於春秋而蒐不時也春秋以其蒐田之不時故書以譏之也公羊曰罕穀梁曰正皆非也

冬十月壬午楚師滅陳執陳公子招放之于越殺陳孔奐葬陳哀公

公子招弒君之賊楚子放之孔奐無罪楚子殺之滅其國葬其君皆楚子之大惡也春秋次序而書之所謂不待貶絶而罪惡見者也穀梁曰葬哀公閔之也

夫陳哀公之書葬與齊侯葬紀伯姬一例爾何所閔哉

九年春叔弓會楚子于陳許遷于夷夏四月陳災

楚已滅陳而經復言陳災者葢陳滅不久而國復興同之不亡也公穀皆以災爲火春秋火不書災則書爾又曰存陳幸而陳有災故可復見不幸無事則雖欲存之不可得也

十有一年夏四月丁巳楚子虔誘蔡侯般殺之于申

蔡侯般弑父之賊楚子以義討之則無不可乃詐誘而殺之又滅其國而有之春秋以楚子之志不在於討賊徒殺人之君而利人之國故書楚子虔誘蔡侯般殺之公羊得之

冬十有一月丁酉楚師滅蔡執蔡世子有以歸用之

蔡世子有即位未逾一年法當稱子楚子用之特稱世子者葢楚子之心務在絶蔡之宗祀殺戮蔡之子孫已殺其君又殺其世子世子者世世有國者也執

其世子而殺之則是欲絶蔡之世子也公羊曰不成其子也按春秋不與楚為討賊何得罪蔡乎穀梁曰不與楚殺義亦通

十有二年春齊高偃帥師納北燕伯于陽

春秋書納者六其四或納大夫或納公子其納失地之君惟二頓子北燕伯是也春秋諸侯失地則生名頓子北燕伯失地不名者葢孔子之意也夫立諸侯者惟天子爾諸侯不得立諸侯也諸侯失地則名頓

子北燕伯為齊楚納之而又名焉則是諸侯得立諸侯也特變例而不書其名所以不與齊楚之專立也穀梁曰不以高偃挈燕伯益一偏之說公羊又非也

冬十月晉伐鮮虞

按先儒論春秋狄晉之事以為假道鮮虞還而伐之春秋惡其夷狄之行故狄之然考之於經皆不見其迹以鮮虞為同姓則春秋伐同姓多矣以晉不能行伯以與楚爭諸侯則春秋可責之諸侯益多矣夫何

獨晉哉此可疑之事也姑闕之

十有三年春叔弓帥師圍費夏四月楚公子比自晉歸于楚弒其君虔于乾谿

歸曷辭也公子比晉奉之以歸因國人之不恱其君弒而簒之也左氏公羊皆以為公子比自晉國歸脅楚子而死故書曰弒也公子比誠不親刃但脅之使縊則亦公子比弒之爾穀梁以為不弒君若實不弒則經何以得言弒乎但不親刃爾安得不弒哉穀梁

失之

楚公子棄疾殺公子比

公子比弒君之賊春秋討賊則稱人棄疾討賊而不稱人者葢棄疾殺公子比而代之為君也棄疾有利楚之心而借討賊之名公子比雖有罪當討而棄疾不為義討矣春秋書曰公子棄疾殺公子比若曰二人皆有罪者惟其相殺是以志之不以棄疾與比較輕重也公穀之說皆非

秋公會劉子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平丘八月甲戌同盟于平丘公不與盟

沙隨之會不見者可以見而不見平丘之盟不與者可以與而不與者也是時楚方有簒弒之禍諸侯因是盟于平丘將以乘楚之間而反陳蔡之君得外夷狄繼絶世之義此中國諸侯之義舉也公可以與矣而畏楚之彊逃歸不與逃歸者賤辭春秋於魯有内

辭焉但曰不與而不曰逃歸也穀梁曰譏在公也此

說是也

蔡侯廬歸于蔡陳侯吳歸于陳

春秋之義復其位曰復歸陳蔡之國嘗見滅於楚於是諸侯歸之不曰復歸者國滅無所復也陳蔡之君為諸侯所歸當書納不曰納而以自歸為文葢納者不宜納也諸侯之義不得專封凡納諸侯皆有罪也春秋以平丘之諸侯反陳蔡之君得存亡繼絶之

義不以專封罪之但曰歸爾蔡侯廬陳侯吳未嘗有國於其歸也遂書以爵葢春秋不與楚夷狄滅之而與諸侯歸之雖未嘗有國而加之爵使之歸也公穀皆得其一偏

冬十月葬蔡靈公

蔡侯般見殺於十一年之夏至是始書其葬者葢蔡侯廬歸國然後舉其葬也穀梁以般之失德而書葬為不與楚滅而成諸侯之事則失之矣

十有四年春意如至自晉三月曹伯滕卒夏四月秋葬曹武公八月莒子去疾卒冬莒殺其公子意恢

公穀之說以為曹莒無大夫葢曹莒小國其君之爵才當大國之大夫其大夫之位才當大國之士春秋諸侯之士皆不書名故曹莒大夫之名不得見於經也其有事繫懲勸之法當書者則雖賤必名之邾庶其黑肱莒牟夷意恢是也穀梁不知此義見經特書意恢之名則曰意恢賢意恢賢者不能久事無道之

君而至其見殺也葢春秋欲見君臣之交失道故特著其名爾何謂賢乎

十有五年春王正月吳子夷末卒二月癸酉有事于武宫籥入叔弓卒去樂卒事

武宫者廢廟也成六年立之於是有事焉而大夫卒去樂卒事則合禮矣然武宫之事則不當有者春秋因變禮而推言之武宫在所當廢則叔弓之卒將不至於去樂卒事也三傳皆以去樂卒事爲得禮葢未

明武宫不當有事者爾

十有六年春齊侯伐徐楚子誘戎蠻子殺之夏公至自晉

春秋之法内事則詳外事則畧中國則詳外國則畧重内而輕外内中國而外外域也楚子誘殺蔡侯般則書楚子之名誘殺戎蠻子則不名蔡中國也而楚子從而殺之名楚子所以深責中國也戎蠻子則與楚人同類者也以楚人殺戎蠻不名不責備也公羊

曰其類相誘君子不疾也此說是

十有七年春小邾子來朝夏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秋

郯子來朝八月晉荀吳帥師滅陸渾之戎冬有星孛于

大辰楚人及吳戰于長岸

春秋之法遠内不嬿敵内内不言戰言戰則敗也中

國不言戰言戰則敗也公敗邾師于偃與之戰而邾

敗也不曰戰焉不以外敵内也及邾人戰于升陘言

戰則内敗也不曰敗焉不以外敗内也晉荀吳敗狄

于大鹵與之戰而狄敗也不曰戰焉不以夷狄敵中國也晉人及秦人戰于令狐言戰則晉敗不曰敗焉不以夷狄之秦而敗中國之晉也春秋戰敗之法於內於中國則貴之於夷狄則賤之於越敗吳于檇李有內敗外之辭焉有中國敗夷狄之辭焉然而越也吳也皆夷狄爾是以不嫌也楚人及吳戰于長岸有外敗內之辭焉有夷狄敗中國之辭焉然而楚也吳也皆夷狄爾是以不嫌也然則內之於外中國之於夷

狄有間矣中國之於中國夷狄之於夷狄又何間哉

楚人及吳戰于長岸言戰而不言敗兩夷狄之戰故無間焉公羊穀梁皆不得其義

十有八年春王三月曹伯須卒夏五月壬午宋衛陳鄭災

四國同日而災春秋以爲異故記之穀梁以謂是人也同日而爲四國災失之矣公羊之說是

十有九年春宋公伐邾夏五月戊辰許世子止弒其君

買

許世子之事宣二年論之詳矣然左氏之說曰盡心力以事君舍藥物可也許世子自以不嘗藥被弒君之罪以人子之事親安得以許止進藥而父死恐蹈其迹遂廢事親之禮但嘗藥而進之亦何害於人子之義是欲因咽而廢食其可乎穀梁曰因其自責而責之夫聖人原止之情以加之罪即其言誤而責之爾何謂因其自責而責之乎

冬葬許悼公

春秋之義世子弑君則不待討賊而書葬蔡世子般弑其君固葬蔡景公許止弑其君買葬許悼公是也而公羊以為赦止之罪夫春秋之法一定而不可易也嘗加之弑君而又赦其罪何其二三歟公羊不知世子弑君不待討賊而書葬故妄為之說爾

二十年春王正月夏曹公孫會自鄸出奔宋

春秋書自某出奔者皆叛邑也宋華亥之南里宋公

之弟辰之蕭是也書公孫自鄭出奔宋鄭亦其嘗據之以叛之邑但曹小國其行事見於經者畧故公孫會以鄭叛之迹不先見經也於是出奔自其叛邑故曰自鄭爾穀梁曰自鄭者專乎鄭也言其專取之而不以叛接若公孫會不以鄭叛則經何為書自鄭乎公羊以為賢者之後諱叛此說尤不足取

秋盜殺衛侯之兄縶

衛侯以一國之廣人君之尊不能衛其兄而為盜殺

之書曰盜殺衛侯之兄縶所以深惡衛侯也公穀因經書兄而推言之以有疾不得立按經書兄乃是極衛侯之親以見其罪爾不言立與不立也

二十有一年春王三月葬蔡平公夏晉侯使士鞅來聘宋華亥向寧華定自陳入于宋南里以叛秋七月壬午朔日有食之八月乙亥叔輒卒冬蔡侯朱出奔楚

左氏公羊皆作蔡侯朱惟穀梁作東蓋穀梁見二十三年經書曰蔡侯東國卒于楚故以為出奔而竟死

於楚也不知朱東國所逐爾此當從左氏公羊為定

二十有二年春齊侯伐莒宋華亥向寧華定自宋南里出奔楚大蒐于昌間夏四月乙丑天王崩六月叔鞅如京師葬景王王室亂

是時劉子單子立王子猛而尹氏欲出子朝邪孽並爭王室無主天下諸侯視之恬然無一人往救之者聖人疾之書曰王室亂以見周室之衰而天下諸侯無人焉左氏曰叔鞅言之若無當時叔鞅如周之事

則經將不書王室亂乎公羊曰言不及外也按王室者天下之根本王室亂則天下可知也何謂不及外乎穀梁之說近之

劉子單子以王猛居于皇

春秋未逾年諸侯未嘗書名魯未逾年之君三其卒書名者二其一則已葬但曰子卒焉由此推之則已葬者雖春秋諸侯不名況天王哉景王崩已葬矣而王猛居皇猶書名者此聖人之意也蓋王猛不正不

當立劉單二子彊欲立之既不安其國又出奔焉書曰劉子單子以王猛居于皇者君曰猛者何所取王哉劉子單子王之爾不書為王則無以見劉子單子專王之罪不書猛則無以見猛不當立而二子王之也不曰出奔而曰居者二子雖無道專王猛雖不正不當立然而春秋之法尊王言之為王則天下皆其所有無往而不為君也公穀以為王猛有當國之嫌故曰王爾不知猛之得立不正而二子王之故曰

王猛也

秋劉子單子以王猛入于王城

王城葢京師也二子以王猛實入京師而曰王城不與王猛不正之人爲二子所負而入京師也居于皇則書曰皇入于王城則不曰京師葢皇之地逺于京師王猛居之不足爲𡡾京師一爾王猛得入則是與之爲王也春秋之法自周無出王子瑕奔晉不言出王子則無出也周公之出奔晉則言出去三公之位而

自絶于王則出之也皇遠而京師近則皇可以言居而京師不可以言入也王子瑕覩而周公自絶可以言出而子瑕以戚書奔也春秋之輕重唯其事之所在爾公羊曰王城西周也是時王猛方與子朝爭立而西入于歧周將何為乎又曰入蓋辭穀梁曰入内弗受二傳不知王猛入有尹氏之難故書入爾

冬十月王子猛卒

春秋書卒而不名者惟天王及魯公爾天子書崩魯

公書薨魯公之未逾年而死者書卒已葬者亦不名焉以為君父已葬則尊無所詘故不名也天王未逾年而卒者惟王猛爾是時景王已葬而王猛之卒書名又曰王子蓋聖人之意也天王之位而竟不克以卒于其再見于經皆曰王猛言猛之王以二字爾於其卒也書曰王子猛卒所以正猛之不正而奪其王稱也與文三年書王子虎卒何以異爾左氏以為不成喪春秋何得以猛之喪禮不具遂奪其尊稱乎公

羊曰未逾年之君也未逾年君已葬當不書名此何得便稱猛乎皆非也

二十有三年春王正月叔孫婼如晉癸丑叔鞅卒晉人執我行人叔孫婼晉人圍郊夏六月蔡侯東國卒于楚秋七月莒子庚輿來奔戊辰吳敗頓胡沈蔡陳許之師于雞父胡子髡沈子逞滅獲陳夏齧

于時王室有子朝之亂中國諸侯安然不救而連六國之師以與吳戰不言戰而言敗又不叙諸侯之師

以中國皆有罪而賤畧之也胡沈之君死事而經書滅以其自取滅亡非吳滅之故以自滅為文若梁亡爾陳夏齧之見獲生得之也左氏公羊以滅獲别君臣非也穀梁以言敗釋其滅葢不知春秋於此狄中國諸侯故言敗爾何以為釋滅乎

天王居于狄泉尹氏立王子朝

天王者敬王也尹氏欲立子朝天王不安其位於是出奔狄泉也狄泉言居者以天王之尊天下皆其所

有往則居之爾尹子世卿而專廢立立王子朝者非周人之意惟尹氏立之故曰尹氏立王子朝春秋之義立者不宜立也衛晉得國人之心國人立之猶以為不宜立也書曰衛人立晉況尹氏立子朝乎

二十有五年春叔孫婼如宋夏叔詣會晉趙鞅宋樂大心衛北宮喜鄭游吉曹人邾人滕人薛人小邾人于黄父有鸜鵒來巢

有者不宜有也來者不宜來也鸜鵒非魯所有自遠

而來巢春秋以為異故記之爾

九月己亥孫于齊次于陽州齊侯唁公于野井

昭公為季氏所逐逐出奔齊春秋內不言奔奔變為孫言吾君之去國非奔也孫其位而去爾齊侯以公失國而來故唁之也春秋一切書之用見昭公之不君季氏之不臣齊為伯主不能誅季氏以納昭公而徒唁之于外亦非義也

十有一月己亥宋公佐卒于曲棘

曲棘宋地宋公之卒不于其都而春秋書其地者以為一國之重係之不卒于國都皆有危也公羊以為憂内穀梁以為訪公荅皆因卒其國而地故求為說爾

十有二月齊侯取鄆

春秋為外加兵於内者皆言某鄙言鄙所以遠之也外圍邑者亦必言伐而後言圍取田取邑皆書曰人未有不伐而圍書爵而取者於是齊侯取鄆無所加

兵而齊侯書爵蓋以齊侯為無罪矣昭公見逐於季氏而寓于齊齊侯不義季氏之彊而貽公之羈寓取鄆以居昭公齊無私者春秋與之故曰齊侯取鄆也公穀之說皆非

二十有六年春王正月葬宋元公三月公至自齊居于鄆

昭公在齊之日久齊取鄆以居之於是始自齊反居于鄆鄆本魯邑昭公居之與在其國中等爾故曰居

于郭也

冬十月天王入于成周

成周盖京師也不曰京師而曰成周者京大也師衆也惟衆惟大故天子居之則稱之是時周巳衰微而敬王孱弱不能高居京師以臨制天下至于出奔而復入也聖人以周之衰微同于列國敬王失地同於諸侯故曰天王入于成周而不曰京師也公羊以入為不嫌不知是時内有子朝之難而敬王入之難

故曰入爾

尹氏名伯毛伯以王子朝奔楚

尹氏之徒以天王入成周迫之不自安復以子朝出奔也子朝之惡經當誅絶然猶不曰出者周無出不以子朝之惡而亂春秋之大義也

二十有七年春公如齊公至自齊居于鄆夏四月吳弑其君僚楚殺其大夫郤宛秋晉士鞅宋樂祁犂衛北宮喜曹人邾人滕人會于扈冬十月曹伯午卒邾快來奔

大夫來奔以叛不以小國例皆書名疾其爲惡特書之也公羊以爲以近書若邾與近其事多詳則侵伐會盟大夫不名何也

二十有八年春王三月葬曹悼公公如晉次于乾侯

公久于鄆以事齊求齊之納已而齊竟不能於是又如晉將以求助焉至于乾侯而晉辭公不見納徒次于乾侯焉不曰復者公久于乾侯以須晉命也

二十有九年春公至自乾侯居于鄆齊侯使高張來唁

公

齊大國世為盟主又與魯相婚姻昭公有難久留于外齊侯不能納之乃徒使人唁之以虛辭相恤而無實利救公經再書齊侯之唁者蓋深惡其無益之空言也

冬十年鄆潰

公久于鄆鄆小邑不勝供給之獘因公如晉次于乾侯其民相與叛去故曰鄆潰也然則昭公以一國之

也經書無麥苗大無麥禾而不言饑它穀或收不全

饑也言饑則是五穀無收而舉國饑亾也公羊曰以

重書是也

十一年春王正月夏楚子陳侯鄭伯盟于辰陵公孫歸

父會齊人伐莒秋晉侯會狄于欑函

春秋内中國外裔欑函之會殊會狄人者所以同晉

於内而離狄於外也穀梁曰不言及外狄也按經若

不外狄當書晉侯狄人會于欑函亦無言及之理安

潰而在乾侯非其國之土晉侯無反公之志季氏又通于晉昭公自是與魯絶而不得還矣故于一歲之首必曰公在乾侯以見公之竟不還也二十五年公孫于齊孔子知其必不還矣於每歲之首不書公之所在焉孔子不遽絶之所以有待也至于鄆潰而在乾侯也則孔子絶之以其居非魯地而國已全失又竟不還矣左氏以為懲過若昭公之過尚足懲耶穀梁曰中國存公近之矣

冬十有二月吳滅徐徐子章羽奔楚

春秋之法國滅而其君出奔者不名以為滅者之罪重則奔者之責輕也國滅而其君隨之以歸者書名以為廟社見滅不能死又苟其生隨之以歸恥辱之甚名以賤之也楚人滅夔以夔子歸而夔不名吳滅徐徐子章羽奔楚而徐子書名者二例不同非佗也吳楚蠻荒也夔徐亦其類也其同類自相滅何足責哉夔子當名而不名徐子不名而名之所以別異

於中國而變法於蠻荒也

三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季孫意如會晉荀躒于適歷夏四月丁巳薛伯穀卒晉侯使荀躒唁公于乾侯

晉為大國又世為盟主眂公久留于外寓於其國不得入而晉侯恬然無納公之意乃使其大夫會其叛臣意如而空言唁公書曰晉侯使荀躒來唁公所以見晉侯空言無實陰交其臣而陽唁其君也

冬黑肱以濫來奔

黑肱邾大夫也以地來奔而經不名者舊史闕之孔子因之不加爾公羊以為叔術之後春秋賢叔術故不言邾若是則祖父賢者其子孫得肆為惡乎穀梁以為别乎邾若黑肱實受封於邾則亦猶邾臣爾安得不係邾乎此當從杜預闕文為定

三十有二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取闞

闞本魯邑久没于外公在乾侯復取得之故曰取爾

公羊以為邾邑經何不言邾乎

冬仲孫何忌會晉韓不信齊高張宋仲幾衛世叔申鄭國參曹人莒人薛人杞人小邾人城成周

成周蓋京師也不曰京師者所以見周室之衰同列國也春秋有書城邢城杞者矣今曰城成周何以異也春秋之作以天下無王而王政不行也故天下無王則春秋書王以正之王政不行則春秋徵周以見其意自文公而下天下無王百餘年矣孔子於周之

行事而諸侯之事周未嘗不曰京師也紀季姜歸于京師不曰歸于成周也自宣公而下王政竟不能行而王室益衰孔子於周之行事與周事之見於經者皆不曰京師焉成周宣榭火實京師也而曰成周王室亂實京師也而曰王室王猛入于王城亦京師也而曰王城推而言之自宣公之下周事之見於經者未嘗曰京師焉所以見王室之竟衰周道之不復而與列國諸侯無間矣雖然於諸侯之事周也猶曰京

師成十三年公如京師昭二十年叔鞅如京師葬景王葢聖人之意以為君雖不君臣不可以不臣也周道雖衰下同於列國而天下諸侯不可以不事京師也定元年晉人執宋仲幾于京師者為其執人於天子之側重其罪而誅之故曰京師也於是諸侯之大夫共城京師而經曰城成周與城邢城杞一例而書之者所以益甚周道之衰而一見諸侯之罪也仲孫何忌魯大夫也昭公見逐出居乾侯而其大夫會諸

侯之臣以城成周城成周則近義矣然則國君之不能事於王室也何有書曰仲孫何忌會焉所謂不待貶絕而罪惡見者矣

春秋經解卷十一

春秋經解卷十二

宋　孫覺　撰

定公

元年春王

春秋魯公即位之始雖無事必書正月所以端本而正始也人君即位必於柩前以明繼體於先君而君位有所授也昭公見逐於季氏竟死於乾侯逾年六

月而喪始還定公逾年即位不得於正月朔日而六月即位焉元年不書正月所以見即位之後而不能正始也

三月晉人執宋仲幾于京師

京師天王之所在而晉人執宋大夫于其所其無王也甚矣書曰執宋仲幾于京師所以深罪晉人之無道也公羊曰于京師伯討也春秋伯討者稱爵稱歸于京師于京師執其大夫又不稱爵何謂伯討乎穀

梁曰不正其執人於尊者是也

夏六月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戊辰公即位

春秋八公即位七皆不日而定獨書日者人君即位必於正月朔日不日者朔日可知也定公即位不於正月之朔喪至後行即位之禮必特書曰戊辰以別之也穀梁説是

二年春王正月夏五月壬辰雉門及兩觀災

雉門兩觀皆天子之禮自成王以天子禮樂賜周公

而魯之羣公相承僭之國內制度一同於天子孔子非之而欲著其僭於春秋久矣於是雉門兩觀災故孔子因其災以著其僭也曰及者災雉門而及於兩觀先後之次爾公羊以為不以微及大穀梁以為尊之皆非也

冬十月新作雉門及兩觀

雉門兩觀魯不得有而因其災也又侈大焉書曰新作以兼譏之也

四年春王二月癸已陳侯吳卒三月公會劉子晉侯宋公蔡侯衛侯陳子鄭伯許男曹伯莒子邾子頓子胡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國夏于召陵侵楚夏四月庚辰蔡公孫姓帥師滅沈以沈子嘉歸殺之五月公及諸侯盟于皐鼬杞伯成卒于會六月葬陳惠公許遷于容城秋七月公至自會劉卷卒

劉卷者劉子也劉子王臣而下交諸侯於其卒也来赴魯春秋欲正其外交之罪故特書其卒此與尹氏

王子虎卒例正同也穀梁之説非

葬劉文公

劉卷王臣而外交於魯經因其告卒也書以譏之於是魯又往葬焉書曰葬劉文公所以譏卷之外交而魯交王臣也公羊之説非

冬十有一月庚午蔡侯以吳子及楚人戰于柏舉楚師敗績

謹按吳入春秋侵伐會盟未嘗稱子於是蔡侯以之及楚戰而稱子者非進吳也所以狄蔡也春秋之義有

褒其使而善其君者有貶其敵而罪其人者楚屈完來盟于師不曰楚子使之善屈完所以善楚子也楚人陳侯蔡侯鄭伯許男圍宋不稱楚子而稱楚人人楚子所以人諸侯也然則吴為夷狄而蔡侯以之戰進吴稱爵所以狄蔡侯也為中國不能明中國之義而附夷狄之楚至于誘殺其君用其世子蔡侯朱奔焉東國卒焉而與楚益厚此四年又與諸侯侵之而滅其與國之沈夫以楚之彊夷狄無道而蔡必親之

親之久又遽絶之而侵犯焉以自取禍故有今年之圍圍斯已矣又連夷狄之吳以與楚戰戰雖幸勝然聖人以蔡近於楚屢與楚親而屢絶之復舍楚而從吳反覆無信輕用干戈蓋夷狄之不若於是進吳稱子以為蔡之所為殆與吳夷狄等爾蔡得稱侯則吳何以不得稱子進吳稱子所以外蔡於狄也春秋諸侯連諸侯之師不言以其言以者三焉不宜以而以也言彼無意於戰而我以之戰者也吳子無意於楚

而蔡侯以之戰焉故曰以吳子也公穀之說皆非

庚辰吳入楚

二傳皆作入楚而左氏作入郢此當從二傳爲定公穀以爲吳不稱子復狄之也按柏舉之戰稱吳子以狄蔡非進吳也於是稱吳自其本號爾何謂復狄之乎

五年春王三月辛亥朔日有食之夏歸粟于蔡

仁義之道先自近始故孟子曰親親而仁民仁民而

愛物蓋親有所未親則民雖仁焉不得謂之仁也民有所未仁則物雖愛焉不得謂之愛也夫以定公之時三威彊而公室弱家臣擅命而私室又㝠連兵而侵伐者無虛歲上之則政令出於私門下之則國人罷於奔命為定公之民者必有受其凍餒者矣為定公之士者必有窮而不給者矣以定公莫之恤而㝠也乃歸粟于蔡夫蔡者何足恤哉絶楚以自取其禍連吳而戰以求勝不量其國小力弱以鬭楚不度其財

窘粮乏以連吳至于大困且飢而無告也始求救於諸侯魯又不虞其國民之乏絶而蔡無足與也歸之粟焉書曰歸粟于蔡非所宜歸而歸也春秋之義有文可尚而實則貶之事無足善而輕褒之者以弟叛兄不義之大者而蔡季書字弒父之賊討而殺之而楚子書名公如京師行朝覲之禮而成公則譏歸粟于蔡得分災之義而定公有罪此春秋所以為難也

三傳之說皆非

於越入吳

春秋諸國惟越最為晚見其見於經凡六其三稱越皆在於昭公之時五年稱越人與楚子伐吳八年楚放公子昭于越三十二年吳伐越皆曰越也其三稱於越二在定公之時五年於越入吳十四年於越敗吳于檇李一在哀公之時十三年於越入吳皆曰於越也然則越之見於昭公之時者曰越見於定哀之時者曰於越也蓋當是時越有數種有東越南越閩

越甌越於定公之前國名為越故經據其號皆書曰越也於定公之後欲自別於羣越始改號為於越經據其已改之號故書曰於越也此猶楚初見經稱荊其後稱楚始改號也不然何以見經者六而定公之前三皆稱越定公之後三稱於越乎公羊及諸說皆非

六年春王正月癸亥鄭游速帥師滅許以許男斯歸二月公侵鄭公至自侵鄭夏季孫斯仲孫何忌如晉秋晉

人執宋行人樂祁犂冬城中城季孫斯仲孫忌帥師圍鄆

仲孫何忌經不言何者舊史闕之孔子不妄加之以傳信也公羊以為譏二名春秋二名者多矣何獨何忌乎春秋大法所繫二名細碎者亦足譏耶

七年春王正月夏四月秋齊侯鄭伯盟于鹹齊人執衛行人北宮結以侵衛

以者不宜以也齊人將討衛則聲其可伐之罪以伐

之爾何乃執其行人而侵人之國乎經書之與楚執宋公以伐宋等也

八年春王正月公侵齊公至自侵齊二月公侵齊三月公至自侵齊曹伯露卒夏齊國夏帥師伐我西鄙公會晋師于瓦公至自瓦秋七月戊辰陳侯柳卒晋士鞅帥師侵鄭遂侵衛葬曹靖公九月葬陳懷公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侵衛冬衛侯鄭伯盟于曲濮從祀先公

魯自文公二年躋僖逆祀而昭穆遂亂訖於今不正

於是禘于太廟而正昭穆序閔僖春秋以其變禮故特書之曰從祀先公言自是而昭穆有別也夫審別昭穆而序次先公禘于太廟之禮也蓋春秋書禘書大事者而從祀先公不書禘祭得禮常事不書也惟從祀為禮之變故記之爾左氏以為禘于僖公若禘禮獨行於僖公則何由得閔在僖上而云從祀乎蓋合食而行大禘之禮故言從祀爾左氏之說非

盜竊寶玉大弓

寶玉大弓魯之分器而世寶之者於是為盜竊之則是魯公不欽而執政非人也三傳皆言陽虎竊之而經不書者蓋陽虎家臣微賤法不當書又寶玉大弓國之重器至為盜所竊則罪重春秋書曰盜竊蓋深罪魯公及執政者爾

九年春王正月夏四月戊申鄭伯蠆卒得寶玉大弓

得者對失之辭也寶玉大弓去年為盜竊去則是魯失之也於是復得之故曰得爾不書所以得之以得

為重也左氏曰凡獲器用曰得得用之大焉亦器也何以不言得穀梁曰不目羞也寶玉大弓本我分器嘗失之而復得之何用目之哉謂之羞非也

十年春王三月及齊平

魯自八年西鄙之役不與齊平至是齊魯始平不書所以平之者二國皆欲之也

夏公會齊侯于夾谷

夾谷之會孔子相之齊侯詘而歸歸魯鄆讙龜陰之

田蓋魯公之會能使大國為之詘畏義而反其侵地

未有盛於夾谷之會者然孔子書之與異時會盟等

爾無異文焉蓋孔子之意以為治國有道而交鄰有

義茍治道之不至而奔走盟會以徼幸於言語之間

亦不足尚也故夾谷之會為魯至榮之舉而春秋以

例書之猶有譏焉孔子之道如何也

宋公之弟辰暨仲佗石彄出奔陳

春秋會者外為志及者内為志會及之外又有書暨

暨不得已也暨齊平不得已而暨之乎也宋公之弟辰亦不得已而暨佗彄奔也春秋諸侯之兄弟不書言兄則罪其弟言弟則罪其兄盜殺衛侯之兄縶罪衛侯為人君而兄見殺也陳侯之弟出奔楚罪陳侯為人兄而奔其弟也叚不弟則不書弟凡言兄弟皆有意也宋為人君有一國之廣不能悌其弟使之從二叛臣以奔于外辰固有不得已者然宋公之兄道如何也

十有二年春薛伯定卒夏葬薛襄公叔孫州仇帥師墮郈

隳毀也是時三威之邑皆為城以自固故其家臣因之以叛十三年叔弓圍費去夏郈凡再圍於是一隳毀之而經書之者所以見三威之盛至於城私邑以自封植隳郈墮費圍成而三威之彊亦少殺也穀梁以隳為取殊不合經意

十有二月公圍成公至自圍成

天子有天下諸侯有一國天下有逆命不服者則天子命諸侯伐之一國之邑有背叛不從則諸侯命其臣伐之故天子無伐其諸侯諸侯無討於其邑春秋之時天下無王而諸侯逆命者衆故有王而伐鄭者陪臣擅命而權在私家諸侯不得為政故有公而圍成者成魯邑而魯圍之書曰公圍成以見諸侯之失道也

十有三年春齊侯衛侯次于垂葭夏築蛇淵囿大蒐于

比蒲衛公孟彄帥師伐曹秋晉趙鞅入于晉陽以叛冬晉荀寅士吉射入于朝歌以叛晉趙鞅歸于晉

趙鞅嘗以晉陽為叛而三傳推其事以為逐君側之惡人雖書其叛而又書歸以善之也趙鞅為人臣不知進退之義君側有惡人而已志不申則去之可也既入其邑以其兵逐君側之人則叛爾人君之側豈人臣用兵之所哉心雖不叛而其迹也甚惡將焉自明乎故經據其迹而書之曰叛也趙鞅雖已叛者然

其君明其心復其位而使之歸春秋以其人主信之其歸無難故曰歸也非原其已叛之惡也趙鞅據邑以叛雖其心在於安社稷善人主而其事不可以訓故孔子不原其心而書之曰叛所以絶萬世姦臣假借之禍也然而伯夷無救於紂而孔子稱之以勸事君之義趙鞅有功於晋而春秋罪之以明進退之節三傳皆失其義

十有五年秋七月壬申姒氏卒

姒氏定公之妾哀公之母禮妾母不稱夫人不書卒葬而春秋之時稍稍僭之故妾母稱夫人書卒葬同於小君孔子皆書之以懲其僭是時哀公即位未逾年而其母未敢稱夫人之號故卒不稱夫人而書氏葬不稱葬也左氏之說非

冬

城漆

漆非魯邑邾庶其以之來奔者魯受之於叛人而又勞民以城之所謂不待貶絶而罪惡見者也

春秋經解卷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經解卷十三

宋 孫覺 撰

哀公

元年春鼷鼠食郊牛改卜牛夏四月辛巳郊

魯郊非禮也非禮之中有可見之者不可不著矣春秋書郊牛傷者四皆正月春秋之正月夏時之十一月也牛在滌三月然後郊魯郊夏之二月三王之郊

一用夏正而魯郊夏之二月魯諸侯不敢並天子之
郊時而郊二月也卜郊者四皆四月春秋之四月夏
時二月也夏之二月魯之郊時也及郊之月而復卜
焉月三旬旬一辛日三旬之辛卜皆不吉則不郊且
不復卜也用郊者一九月也用者不宜用也求吉之
道不過于三三旬之辛也過於三則不卜矣而僖之
卜至于四成之卜至於五瀆也郊有常月矣必先卜
而後行事者以人事天人道之修而欽誠之至則卜

而吉人道不修欽誠不至則卜不吉故卜至于三而不吉則不郊所以欽天變飭人事況牛傷其口而鼠食其角哉春秋常事不書四月之郊得時合禮而又書之嘗以災變而改卜之矣不書辛巳之郊則若因災而不郊也魯之郊則非禮而春秋著之葢王者之郊可以類舉而後世得以觀郊於春秋也穀梁之説曰魯自正月至于三月郊之時也穀梁見春秋牛傷者必於正月而卜郊者必於四月故曰郊有三月之

時不知自正月養牛而四月卜郊爾又曰卜免牲三卜郊而不從則已矣郊大事不舉則牲細事何足卜哉郊卜不從矣又卜免牲無乃瀆乎又曰自十二月卜以至于正月不知卜一月三旬之辛而已矣十二月正月二月皆可卜焉則是郊無定月而王者之郊不止于夏正而魯郊不止於二月穀梁之説失之

二年春王二月季孫斯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伐邾取漷東田及沂西田癸巳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及邾子

盟于句繹夏四月丙子衛侯元卒滕子來朝晉趙鞅帥
師納衛世子蒯聵于戚
蒯聵之事三傳及諸儒論之多矣左氏之意則以聵
之入復稱世子葢靈公未嘗有命廢之事迹可考也
公羊傳則曰不以家事辭王事以為輙受靈公之命
是王事輙納其父是家事也王事重家事輕故可以
不辭也穀梁則曰其弗受以尊王父也是猶子可拒
父爾江熙則曰其稱世子明正也明正則拒之者非

也葢曰輒不可以拒蒯聵也孫先生曰蒯聵有罪靈公逐而廢之可也逐蒯聵而立輒則不可葢亦曰罪在靈公不廢蒯聵而立輒也考之聖人諸家之説皆未得其意也葢冉有問子貢曰夫子為衛君乎子貢問伯夷叔齊於孔子而孔子盛稱其仁子路問衛君待子為政而孔子欲先正名由此推之孔子之意可知矣夷齊兄弟遜國至于餓死而孔子屢道其仁聵輒爭立父子仇敵而孔子請先正名孔子之意可知

矣蒯聵事其親孝必不至于見逐靈公教其子以道亦不至於逐之書曰衛世子蒯聵出奔宋見蒯聵得罪於父見逐出奔被天下不孝之名其惡莫加焉不能飭躬改行以求容于父又不能逃于山林待罪以死而父没不喪求反其國以與子爭位則蒯聵之罪也輒為人子而父逐于外不能號慕毀瘠以感動靈公而復之位靈公死夫人立之不辭以父亡未復而即位為君蒯聵在外且入不能迎之居位而以兵拒

之又圍之焉則輒之罪也使靈公得為父之道則聵不至於逐使聵得事父之禮則逐而必反其位使輒得子孫之義則能感動王父以復聵之位屏位權立以須聵之入蓋靈公蒯聵不父而衛輒不子是以至于蒯聵出奔趙鞅納聵而石曼姑圍戚孔子曰必也正名父父子子之名也聵之奔也書曰世子出奔所以見靈公蒯聵父子之道缺也聵之入書曰納衛世子所以見蒯聵衛輒爭國之罪也書曰世子者非與

蒯聵也蓋稱之以有見也出奔而不名世子何以見父子之乖離乎見納而不曰世子何以見蒯聵之必爭而輒拒之之罪乎鄭忽之奔不稱世子忽非見逐於父也罪其有世子之位不能居而至于出奔是以奪之也忽久於外得國而後歸稱曰世子者以明突之不正而正忽之歸也蒯聵稱世子則反是矣其奔也則見逐于父其入也則見拒於子於其納也奪其世子之稱則若聵無得立之理而輒之拒之爲得其

正然書之曰納衛世子則輒之拒之為不得其正顯矣鄭忽之歸非與之也所以正突之不正蒯聵之納非正之也所以罪輒之拒之也三傳諸儒皆未得其義

三年春齊國夏衛石曼姑帥師圍戚

欲圍戚者衛也而主兵以齊葢聖人之意以蒯聵為世子而輒拒之以子拒父而又圍之罪不待誅絶而可見也齊大國又世為盟主諸侯不道父子爭國明

大義以正之可也乃助其子以圍其父推之主兵則以深罪之也公羊曰伯討也以子圍父為伯討天下復有不義之兵乎穀梁曰子不圍父亦不得其義也

五月辛卯桓宮僖宮災

威公者哀公之十世祖也僖公者哀公之七世祖也諸侯五廟而十世七世存焉蓋非禮矣蓋威公之存者三威擅政而祖廟不毀也僖宮之存者以威廟之存而僖為盛德藉威不毀以兼存僖宮也蓋皆三威

之罪於是因災而書之所以記異且見不毀之非禮也

四年春王二月庚戌盜殺蔡侯申

春秋弒君有稱國者稱人者稱名者國則衆人則賤名則大夫也未有書曰盜者不知其來且何國人也其君見弒而不知弒者之名是以曰盜爾不曰蔡盜而但曰盜焉是明不知其弒者之名也爲人君而見弒於盜則其所以爲君者可知也左氏以爲公孫翩

實弒之經何為不書弒乎公羊曰罪人也蔡侯申近
罪人而見弒當如閽弒吳子餘祭書之穀梁謂盜有
三名有襲利者近之𠕋
晉人執戎蠻子赤歸於楚
戎蠻子赤夷狄也而晉執之楚非京師而晉歸之執
之有罪歸之有罪故微之曰晉人也
六月辛丑亳社災
諸侯建國皆立兩社其一國社其一亡國之社故左

氏曰閒于兩社為公室輔公室諸侯國諸侯國有兩社焉則所謂國社亡國之社也公羊以亳為蒲遂致誤也穀梁之說是也

五年春城毗夏齊侯伐宋秋九月癸酉齊侯杵臼卒冬叔還如齊閏月葬齊景公

閏者歲之餘日喪事不以備數為其殺恩而短喪也諸侯五月而葬而齊景公以閏月焉春秋非之故特書曰閏月葬齊景公也穀梁之說是

六年春城邾瑕晉趙鞅帥師伐鮮虞吳伐陳夏齊國夏及高張來奔叔還會吳于柤秋七月庚寅楚子軫卒齊陽生入于齊齊陳乞弒其君荼

陽生入齊而陳乞弒君則是陽生與聞乎弒也不以陽生首惡者陽生之入陳乞名之荼之弒陳乞為之加陽生以弒君之罪則陳乞廢立之迹不明書陽生之入而陳乞弒君則陳乞之惡著而陽生與有罪也穀梁曰陽生正荼不正按經書陽生之入而荼見弒焉

則陽生篡荼也何得曰陽生正荼不正乎

七年春宋皇瑗帥師侵鄭晉魏曼多帥師侵衛夏公會吳于鄫秋公伐邾八月己酉入邾以邾子益來

春秋滅國而以其君歸者書歸內以君歸有書來來者自外之辭別異於外諸侯之國也穀梁以為外魯之辭恐不然也

八年春王正月宋公入曹以曹伯陽歸吳伐我

春秋於外諸侯加兵於魯者必曰某鄙未有曰伐我

者於是吳伐之十一年齊伐之不曰某而皆曰伐我此春秋之終而聖人之意也夫鄙者邊遠之地也我之治道素行而禦敵之具素修則敵不來來斯敗之而彼雖加兵馬不能加于我都也加于我鄙而已二百四十二年之久雖大國之侵伐未嘗曰侵我伐我者哀之八年吳伐我十一年齊伐我自是春秋且終而侵伐之事不復見於經矣春秋內魯之法非私之也欲其修所以為治者稱之爾二百四十二年之間

不為不久一十二公不為無人而因循苟簡訖于春秋之終國日以蹙敵日以多孔子老矣又不見其成功於其書法之終而敵人之來不絶之所以同之諸侯而為戒于後也春秋之法尊周凡其行事皆曰京師所以望周之有為於天下至其大壞而無法甚哀而不支則一書之曰成周言周道之不復而列國無異也春秋之法内魯凡其見伐必曰某鄙所以望魯之興而有為於其國也至于二百年之久終十數世

春秋經解卷九

續穫齊國書

伐齊之役書公而戰不言我者我會伐而不會戰也

國書戰敗而至于獲與宋華元之獲等也

十有二年春用田賦

古者什一而稅賦有常法有餘不過取之不足不取

羸馬哀公之時國家多事而軍用不給於是用田之

多少以賦斂之葢常賦之外其常賦民使供於上但

一旦行之其後不以為常故曰用田賦若始行之其

後因之不改則經何以不言始乎公羊之說非也

夏五月甲辰孟子卒

論語曰陳司敗問昭公知禮乎孔子曰知禮孔子退揖巫馬期而進之曰吾聞君子不黨君子亦黨乎君娶於吳為同姓謂之吳孟子君而知禮孰不知禮然則孟子者吳女而昭公夫人也孔子以昭公娶同姓非禮不敢斥君之惡故對司敗以知禮其於春秋也可以正言其惡矣然而書之亦曰孟子葢聖人之於

春秋有内辭焉所以尊之而責之備也若孟子者夫子不忍一言於陳司敗況忍著其惡以傳示後世乎

三傳之説皆通

十有三年春鄭罕達帥師取宋師于嵒夏許男成卒公會晉侯及吳子于黄池

吳入春秋未常稱子惟使札來聘一稱之其他會盟侵伐皆曰吳也黄池之會稱子又曰晉侯及焉葢晉侯者中國之盟主而諸侯之方伯也於是吳為蠻荒之

彊以侵漁中國晉侯不能以中國之諸侯攘而郤之反與之會于黄池葢及者内為志也晉侯盟主而為志於會蠻荒之君則是不能伯天下之諸侯而為吳之强暴詘也書曰公會晉侯及吳子于黄池進吳稱子所以外晉侯也稱及所以見方伯求與之會則諸侯皆為之詘而將南折于吳春秋之辭數萬其尊異而為法者三天王也魯也中國也故内京師而外諸侯尊天王也内諸夏外四裔尊中國也内魯外

諸侯尊魯也尊之所以望之備内之所以責之周也及其既久而天王益衰諸夏益弱魯益無道則聖人一反之以託於春秋之終而為天下後世之戒也春秋天子之事見于經者必曰京師而昭三十二年書曰城成周天王竟衰而同之列國也魯為他國侵伐者必曰某鄙而哀八年再言伐我魯竟無道而同之諸侯也蠻荒之會稱國而離之此春秋常法也而公會晉侯及吴子于黄池進吴稱子又言晉侯及之

諸夏竞衰而同之夷狄也春秋之旨微矣公穀皆不得其義

十有四年春西狩獲麟

孔子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孔子何取於河圖鳳鳥哉取其天下有道則鳳鳥來儀河出圖也孔子自傷不得見昔者有道之世而終没於離亂擾攘之邦故嘆曰吾已矣夫言其終不及見若鳳鳥者又何羨之乎葢昔者舜道之成而韶樂之和充塞於

天地之間則鳳鳥來而為儀鳳者有知之禽網罟有時而覆巢毀卵之患息則來和氣而來儀非以應人道之治而君德之修也世無我害則來儀矣麟者蓋鳳之類而獸之有知者也蒐田以時而麛卵之害息則亦來和氣而來游非應於時君而主於一人也世無我害則來游矣麟趾之詩是也故麟鳳之為物非以瑞於人君人道修而物理得則或巢於林或游於郊人之見之有以知人道之至而和氣之交也人

道乖而物理失則或求之而不來或致之而不至人之見之有以知治道之謬而戾氣之積也春秋之時可謂大亂矣父子之恩缺而子弒父父殺世子君臣之義消而臣弒君君殺大夫兄弟之道失而弟篡兄兄克弟夫婦之道亡而婦弒夫夫絶婦人道如此則天地之氣戾而日食星隕地震山崩水旱不時霜雹為害物理反常而變異薦至螽螟害稼麋多傷物含沙之蜮當無而有爰居之鳥與土來巢于斯時也非

鳳鳥來儀之世麟趾信厚之時也然而西狩獲麟焉麟者有知之獸而出於有道之世者也奈何哀公之十四年而獲焉為麟則不當出於哀公之時有靈則不當見獲為麟有靈而不免於獲此孔子所以為與而絶筆於春秋也人道之亂如彼而物理反常如此孔子區區春秋又何為哉於是而止爾蓋春秋十二公二百四十二年王道備人事浹世益久而亂不止孔子老矣書之無窮略定之間孔子之意亦以已矣

而未有可絕之事於是西狩獲麟物理之興而人事有所不可知者孔子書之絕筆焉蓋慨嘆當世至於無言而深有意於後世也先儒說獲麟者多矣杜預以爲感麟而作故止獲麟就令當時無獲麟之事孔子春秋將不作耶公羊曰西狩獲麟孔子反袂拭面而涕沾袍麟而見獲誠大異矣孔子性命之際同於天道何至於涕沾袍乎其曰記異最爲得之穀梁之說疎矣

春秋經解卷十三

春秋經解後跋

先君潛心春秋二十年得成説于鄖上孫先生莘老其書家傳三世矣兵火焚蕩遂爲煨燼及寓居江浙嘗誦其説以授學者予每得而聽之一日先君爲余言初王荆公欲釋春秋以行于天下而莘老之傳已出一見而有惎心自知不復能出其右遂詆聖經而廢之曰此斷爛朝報也不列於學官不用于貢舉者積有年矣旻自近世是經復行而學士大夫亦罕知有莘老説也已而

歎曰吁孫先生之書其遂湮沒已乎何其久而未顯也
麟之應之曰此書豐城寶也隱顯亦各有時不幸而埋
光鏟采于今之世然而龍泉太阿之氣自當夜動牛斗
復有達識之士如張茂先輩表而出之以爲天下後世
刜蒙之器亦必有日矣後數年有丈定胡公著春秋傳
以進于上學者皆傳之而先君不及見也予近得之嘗
反復其義蓋與莘老之說合者十常六七然莘老發明
聖人之與舉三傳以斷得失反復折中著爲通論其旨

詳而明深而當與說不得而破比其遂處文定似不及也因暇閱說序併述于後海陵周麟之謹識

右高沙鄉先生龍學孫公春秋解發明聖經之隱與折衷諸儒之是否學者願見而不可得前政卲君古家藏本刻版郡齋其惠後進也博矣茲復移書以樞容周公跋語俾附益卷末又且見景仰不忘之意余敢不助成美事慶元改號朔旦樆李張頫書